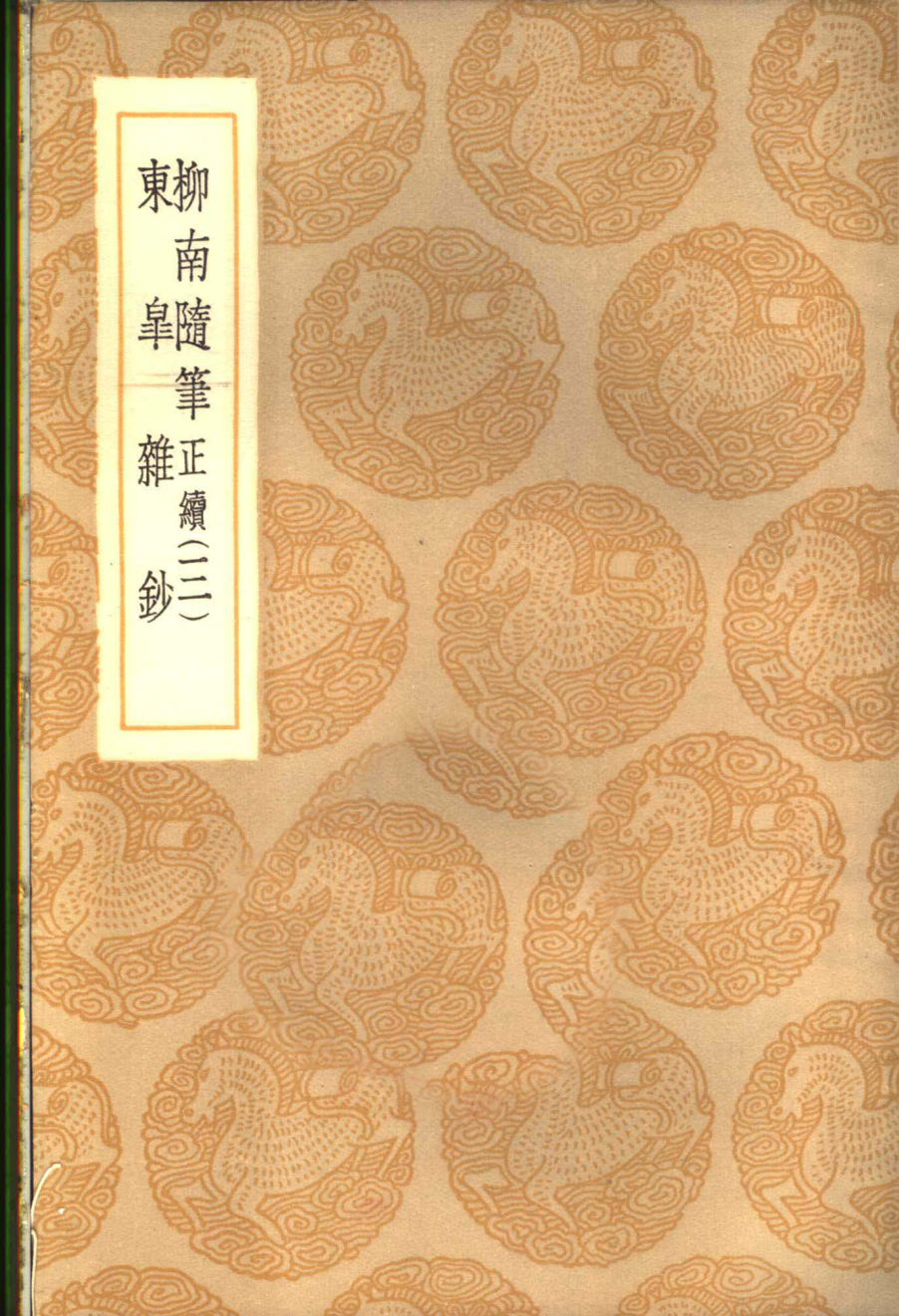


柳南隨筆正續(三)
東皐雜鈔





東 皐 雜 鈔

董 潮 纂

自序

槐花黃後。故我依然。日坐小窗下。覺茶香簾影。致有一段幽寂趣。讀書偶得。隨事記錄。并及耳目所見聞者。久而成帙。因取古人臨東臯以舒嘯意。名曰東臯雜鈔。非敢云窮愁著書。聊借筆墨舒寫已耳。至於備一朝之典故。擅數語之翦裁。則誠有愧昔人云。癸酉冬十一月望後書。東亭潮序。

東臯雜鈔卷一

清 董

潮纂

潮字曉滄號東亭浙江海鹽人乾隆癸未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

後漢書列女傳蔡邕女文姬先入胡中曹操痛邕無嗣遣使者贖之云云而晉景獻羊皇后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蔡邕女也則邕女不獨文姬矣又羊祜卽后同產弟以討吳功應封關內侯乞賜舅子蔡襲是襲爲中郎之孫伯喈又有後矣書俟博雅者史稱王戎儉嗇而華譚爲郟令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見義慷慨固非近日守錢虜比也

俗語云得之易者曰儻來晉書王坦之傳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桓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物卿何所嫌按莊子刻意篇儻來之物寄也俱俗語所本

浯溪某者貴雄一邑癸酉七旬初度先是夢一神人語之曰汝媳有娠應汝受生甚惡之因不復作賀至七月而病病中其媳候之輒不欲見云畏其眼九月中媳產一女病中聞之云可無慮矣擬復集賓朋補祝其子請命女名某名之曰觀音保定名而嬰兒哭某氣絕矣春花落瓣秋花落朵蓋氣候使然也見宋牧仲筠廊偶筆

朱紅、揚州人。某科進士，爲廣西河池州。因事伏法，有舊僕湯某者，一日行過其墓，見朱如平生，湯駭懼。朱語云：汝勿怖，我知汝可信，故託汝。我有一妾一子，近已流落，汝可傳語，若能守則某壁中尚有質票二，貨之可得數十金，足以南還。不然，可令速嫁。汝卽以此物挈吾子回揚，若負心，當殛汝。言訖不見。其人驚怖欲死，如言索之，果得二票，因送其子南歸。妾亦不嫁。朱曾與從父乾庵同寅，見湯某親說云：

闖賊陷京城，有中州士人被掠者，言昔破某邑，與一士人共住一大家樓下，時當暮春，雨中對酒聯句，其人首唱云：風風雨雨送春歸，忽聞樓上續一句：無雨無風春亦歸。兩人默然拱聽。徐云：蜀鳥啼殘花影瘦，吳蠶吃罷柘陰稀。鶯邊黃淺鶯兒嫩，領下紅深燕子肥。獨有道人歸不得，杖頭長掛一簑衣。兩人登樓視之，絕無一人，惟飛塵盈寸而已。見筠廊偶筆。

段柯古酉陽雜俎載盜俠數事，近有一友云：曾於鶯脰湖遇一乞食老僧，兩手各無拇指，詢之老僧，慨然云：事經數赦，不妨爲秀才道之。某少於河北爲劇盜，曾探得一鉅公，寄四萬金南還，因至山左候之。數日後，果有車馬輜重下店，一少年隨之，詢之，云是標客，蓋慣爲人護送者，訪其藝，曰：善彈。因與之同發，晨起，少年於馬上挾彈先行，途次見樹杪一鳥鳴噪，少年引彈向之彈，從鳥邊過，尙懸分餘，鳥飛去。余因私計曰：其術尙未云盡善，因放馬彎弧，方欲發矢，而一丸已至，左手一指墮，余固善左右射，復引弓，一丸又至，右手一指墮，腰間尙有兩斧，方欲舉之，又一丸中余眉間，因墮地不能復起，少年趨至前笑曰：余初次出行，不欲傷汝性命，兩斧權作謝可耳。下馬取之而去，余數時方醒，因此頓悟，遂棄家爲僧云。

五代史家人傳。不載周太祖柴后本末。偶讀東都事略張永德傳。載柴后本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崩。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逐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走過其門。衣弊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步軍使郭雀兒也。后異其人。欲嫁之。請于父母。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欲嫁此人。后曰。此貴人。不可失也。囊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所謂郭雀兒。卽太祖也。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高祖。卒爲高祖佐命。后父柴翁既老。每夜寢及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矣。此事可補歐公書。

封宣聖之後。歷代名號不同。在漢魏曰襲尊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鄒國公。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始追諡孔子曰文宣王。又以其後爲文宣公。至宋至和二年。詔封孔子四十七世孫宗愿爲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擇上言。是以祖諡而加後嗣。乃改爲衍聖公世襲。

王翹字介人。嘉興人。明末布衣。工詩。朱竹垞曾採入明詩綜。其全稿聞爲一俗子賣去。欲假爲己有。近從友人處見其殘藁數首。五言如搖落當秋甚。蹉跎奈老何。殘葉經秋盡。悲風入夜多。遠懷應有淚。久客且無顏。旅雁當殘歲。飛帆入亂流。月暝罷垂釣。日斜長掩關。七言如人歸野寺殘陽盡。家在橫塘落葉多。魂驚去國三千里。淚下傷心一二人。春雨蕪城寒浪靜。夕陽京口暮山多。絕句如塞上云。霜落陰山秋氣寒。秋風吹斷玉門關。中天不改秦時月。留與征人夜夜看。金陵雜詠云。渺渺孤雲帶晚鴉。空溝流水咽寒沙。臨春閣上新聲歇。晉井風埋玉樹花。水滿秦淮長綠蘋。千年王謝已灰塵。春風燕子家家入。無復當時舊

主人俱不減唐人。惜不獲見其全稿。嗟乎。士生斯世。賤貧無聞而埋光鏹采者。可勝咤哉。

元末顧阿瑛處干戈戎馬之會。擅園池亭榭之勝。日夜與高人俊流。置酒賦詩。觴詠倡和。幾忘爲滄海橫流時。一時名士如楊廉夫倪雲林柯九思輩數十人俱聯袂入社。迄今想見玉山風流。令人神往。明季毛子晉擁厚貲。會天下喪亂。因搜羅古今書籍。自經史子集外。下逮稗官詞曲。俱鐫板行世。此二君者。皆擅陶朱之術。一時行事俱堪千古。不然。遭逢世變。安知不爲象齒之焚身耶。近日士大夫大抵多守錢虜。卽有擅園亭聲伎之樂者。又皆僉父面目。令人不可嚮邇。安得有風雅如阿瑛好事如子晉者乎。

本朝王尙書讀費道士詩。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因有十字須千古。如何失此人之歎。他如康乃心崔黃葉皆以標題得顯。不減昔人佳話。近讀友人朱牧人詩。有句云。雁衝落葉歸平楚。人背斜陽立小橋。使遇前輩。不知可能把臂否。

姊婿陳萊可嘗夢至一處。見小橋野店。一女子當壚。因起勸酒。歌一詩曰。流水青山似若耶。畫橋西畔酒旗斜。人間不信春風貴。開遍碧桃樹樹花。余戲之曰。莫同盧絳。耿玉真否。近亦夢登山見蒼莽千里。攢峯遠樹。慘澹落日中。旁一人屬余賦詩。因高吟曰。哀湍落葉不堪聞。雁帶殘陽入亂雲。廢塚壘壘三十六。眼中多少可兒墳。南燼遺聞錄載徽欽北狩事。備極慘穢。假名阿計。應是憤南渡忘復讐之計。故作此以諷激耳。其紀朱后爲幽西骨祿都所辱。鄭后至虜城。腹臍間亦不免搜摸。高宗太后章氏與四大王生二子。其餘帝姬妃嬪之辱。多不忍寓目。其果紀實耶。抑僞書邪。近讀元人馮栗題太宗逼幸小周后圖詩曰。

江南剩得李花開。也被君王折取來。怪底金風衝地起。御園紅紫滿龍堆。嗟乎。天道好還如此。書所載。殆亦不可知者耶。

文中子。當隋末時。講學河汾。一時及門皆當代佐命。而隋書無傳。獨於其弟無功傳一及之。後遂有疑爲子虛烏有者。或有以爲因侯君集事與長孫無忌忤。故魏徵輩不敢爲立傳。竊意通講學授經。儼然上繼宣聖。其書歷歷可考。必非無其人。魏徵素稱驍直。上不避君。豈畏貴戚。况薛收、李靖等。皆一時人傑。豈有徇私意而忍沒其師之名者乎。蓋諸人旣以通上配仲尼。則謂其師之道。如日星江河。萬世共仰。不待書之載籍而後傳。亦且不屑與文學諸人伍。勢必別立世家。如史記之於夫子。而又無此體。故并此不書。正所以極尊崇之意。非有他也。

東都事略載。東坡與章子厚同遊南山。抵仙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惇推坡下潭書壁。坡不敢。子厚履險而下。以漆墨濡筆。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坡撫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章曰。何也。坡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章大笑。又續耆舊聞。子厚爲商州推官。子瞻爲鳳翔幕僉。因差試官開院。同過小飲山寺。聞報有虎。一人酒狂。因勒馬往觀。去虎數十步。馬驚不前。子瞻乃轉去。子厚獨鞭馬而前。取銅鑼於石上戛響。虎遂驚竄。謂蘇曰。子定不如我。觀此二事。則其平日自具一種剛辣手段。正與王處仲視王愷殺勸酒美人光景同。

童貫自謂韓琦遺腹。梁師成亦自謂蘇軾出子。雖二豎之奸陰險很。賊尙知以二公爲蔭籍。何當日紛紛

攻訐者乃出之士大夫耶。

金人破汴。議立張邦昌。御史中丞秦檜以狀論列。中有云。天生南北之國。方域至異也。晉爲契丹所滅。周世宗復定三關。是爲晉報恨。然則今日豈必趙氏然後能復讐哉。中國英雄。亦將復中國之恨矣。又云。張邦昌者在道君時。附會權幸之臣。共爲蠹國之政。今日社稷傾危。生民塗炭。雖非一夫所致。亦邦昌爲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若讐仇。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英雄。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爲大金屏翰矣。如必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也。讀之使人氣壯。使當此時。犯虜怒而死。不且張叔夜。李若水輩共傳不朽哉。檜何不幸。天假之年耶。抑亦宋之氣運當留若人耳。

嘗讀荊川先生稗編。愛其所採六經奧論。持論精博。多所發明。朱太史竹垞則以爲非漁仲所作。稱其議論與通志略不合。蓋漁仲上書曰。十年爲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攷。作書辨。譌。作詩傳。作詩辨。妄。作春秋考。作諸經敍。作刊謬。正俗跋。五六年爲天文地理蟲魚草木之學。所得者。作春秋列國圖。作爾雅注。作詩名物志。而不及奧論故耳。今觀其周禮卷中天文總辨。取丹元子步天歌。并云。鄭夾漈先生嘗得是書而讀之。曰。於時素秋無月。清夜如水。長誦一句。凝目一星。不三四夜。一天星斗。盡萃其胸中矣。全用通志略。天文略序中語。則非漁仲作明甚。近從友人處假得足本。所謂黎溫序已缺。應非危邦輔所藏者。因手錄一過。於卷首仍舊書鄭樵漁仲。蘆簾竹几。松火茶爐。日課五百。閱二十日而卒事。歲寒風味。亦頗不

惡耳。

契丹在五代時大爲中國患。至宋眞宗之世。自澶淵之役。南北講好。至淳化二年。女眞以契丹格其貢宋之路。請宋攻之。不許。當時君臣誠有見哉。至天祚荒淫。女眞寇暴。奸人起釁。逆豎貪功。不思存遼障金。乃結狼虎之歡。棄祖宗之好。樊籬既撤。唇齒俱亡。善乎韓昉之言。眞洞見形勢。不得謂虜無人也。葉隆禮契丹國志二十七卷。詳載兩國誓書。及南北聘賀禮物。蓋隱然有痛於此耳。至其行文詳贍。筆法謹嚴。亦頗不減五代史。又且貶契丹國而稱志。其尊崇本朝之意。以視宇文懋昭之大金國志。直書差康王出質。於獻俘詳列北遷宗族妃主等。其順逆爲何如哉。讀者弗以非正史而忽之。

雪亭姓白氏。無定名。家本世族。年三十。孤貧不娶。工詩。善星緯術數。每自翺其術。人亦未之信也。屢應童子試不利。末後有邑令某者。奇其文。首薦之。而雪亭文輒不完稿。曰。神龍見首不見尾。其狂譎多類此。方試時。改名曰杏。人或問之。曰。二月街頭買杏花。吾亦取其及時耳。此可想其風致矣。卒不售。其冬卽病死。聞其未死前。有所遇王孫。不識長卿。又無好事。如臨邛令者。因鬱鬱以情死。噫。亦不幸矣。余少與雪亭交。奇書好句。朝夕商榷。小齋有竹石花木。猶記暑月露坐。抵掌劇談。古今事。於時竹影橫窗。石鼎作松濤聲。相謂此境不可多得。俄而余寄跡海濱。雪亭曾有一札寄余。自敘近况。多磊落可喜事。嗚呼。孰知其竟爲絕筆耶。聞其歿後降神。自言爲泰山府君書記。豈君之才不伸於世。而乃見賞於冥冥中耶。青燈竹屋。顧影淒然。每憶良友。如聞警欸。惜其文筆。身後又遭李長吉之厄。但記其二語云。殘蟬古柳蕭疎影。一派寒

波帶夕陽。天生好語。余固特識其人。雖然余書又何足以不朽。

池北偶談。記高淳縣花山有白牡丹。歲開數枝。種非人力。亦無恆所有。折者輒得疾。施愚山先生詩云。空山石疊疊。獨立天風吹。攀條莫敢折。含芳貽阿誰。余家亦有黃牡丹。不常開。開卽有喪。自植後一開。而世父大萊公卒。再開而先子棄世。其花作秋葵色。紫檀心。樓高於常花。嬌艷可愛。大抵奇草木。不爲瑞。卽爲妖。二花與洛中之金帶圍。抑何相反耶。

華亭宗伯思白公臨終時。忽索鏡自叱作美人相。聞之先人云。

武進劉雲山。醫士也。生時信鬼神。募修司徒廟。遂自爲像於神側。沒後人有病者。輒祀而請之。有神效。至今香火特甚。稱曰劉先生。曾有鄰人患熱症甚亟。請之夜見一叟至。爲洗其舌。頓覺心地清涼。明旦霍然。他多類此。杭州有巨室子某。病亟。忽有一醫到門。投一匕而愈。曰。我常州劉雲山也。贈之金。不受。但云他日尋我於毘陵司徒廟巷某至常。則知其沒已數十年矣。因設祭而去。此事王尙書曾探入池北偶談。宋吳惟信中孚。湖州人。寓吳嘉定之白鶴村。吳有麋先生者。於九經注疏悉能成誦。嘗見中孚賦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閑將心事卜金錢。梨花落盡東風軟。商略平生到杜鵑。亟下拜曰。天才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筆下矣。此語可悟詩家三昧。然此意亦須心會。所謂詩有別材者。殆謂是耶。淄川袁孝廉松籬名藩名士也。以康熙癸卯冠禮經。壬戌尙困公車。闈中賦詩云。二十年前古戰場。臥聽譙鼓夜茫茫。三條畫燭連心熱。一逕寒風透骨涼。苦向緇塵埋髻髮。憑誰青眼託文章。明宵別後長安月。

偏照河橋柳萬行。衰竟下第。先祖以是科成進士。曾言其詩。可爲泣下。近日江南一顧姓者。於闌中亦吟一篇云。八千舉子盡元魁。我也隨班換進來。斷續文章逐氣接。糊塗題目囫圇猜。號房瓦少常防漏。蠟燭油枯漸作灰。舍弟三官眞造化。宗師竟不取遺才。雖滑稽語。然亦是眞境也。德清蔡狀元崑陽。庚戌公車過淮安。謁山陽令邵某。邵其鄉人也。批其名刺云。查明回報。蔡怒而去。至京。遂以第一人及第。題一絕句於扇頭。寄邵云。去冬風雪上長安。舉世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須向榜頭看。風塵中識天子宰相。固是難事。此輩但須令其自愧可耳。又蔡旣捷後。恐自以鼎甲奪秀。因請岳仙卜其門祚。岳大書壬戌之秋四字。至壬戌而從姪升元復爲第一人。是年秋殿試。

隄廩。墨名。後漢書西羌傳。有隄廩相曹鳳。註云。屬右扶風。今汧陽縣也。側理。紙名。可以屬對。

銀杏名鴨脚。一云葵。亦名鴨脚。不解所出。近讀鮑照園葵賦云。白莖紫蒂。豚耳鴨掌。亦取其葉之形似。意當本此。

朱淑真璿璣圖。記若蘭名蕙。姓蘇氏。陳留令道質季女也。年十六。歸扶風竇滔。滔字連波。仕苻秦爲安南將軍。以若蘭才色之美。甚敬愛之。滔有寵姬趙陽臺。善歌舞。若蘭苦加捶楚。由是陽臺積恨。讒毀交至。滔大悲憤。時詔滔留鎮襄陽。若蘭不願偕行。竟挈陽臺之任。若蘭悔恨自傷。因織錦字爲迴文。五彩相宣。瑩心眩目。名曰璿璣圖。亘古以來所未有也。乃命使齎至襄陽。滔感其妙絕。遂送陽臺之關中。具輿從迎。若蘭於漢南。恩好踰初云云。大略本唐則天序。按晉書列女傳。言滔爲苻秦時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

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二說不同。豈晉史反從略歟。

一樹桃花臥綠蕪。春陰簾外雨模糊。宵來鄉思知多少。又向東風聽鷓鴣。垂楊踈地綠絲齊。繡閣無人落燕泥。閒倚薰籠思往事。冷香和夢過橫溪。癸酉闌後。從市上買數種舊書。內文中子一本。塗乙狼藉。於夾葉中得方寸紙。蠅頭書二絕句。款曰淞雲。詩筆楚楚。應是香奩中物耳。

本朝進士出身最奇者三人。一任暄猷。杞縣人。明末團結鄉勇以禦流寇。南渡授官後軍府左都督靖邊伯。豫王下江南。投誠。遂隸旗下。中順治壬辰進士。以磨勘被黜。復中乙未進士。官至江西南贛道僉事。一吳李芳。邵陽人。崇禎己卯舉人。粵西時官至左都御史。投誠願以科甲進。中康熙甲辰進士。一錢世烹。五河人。南渡爲副總兵官。旣而爲浮屠。久之復補諸生。中康熙庚戌進士。年已七十餘。未幾卒。見池北偶談。曾祖職方公諱巽祥。順治己丑進士。洪文襄承疇門下士也。一日南回。文襄以四千金屬質吳中聲伎。曾祖諾之。及出京。盡以乞親友之貧乏者。回見文襄。詢及之。曾祖曰。門生以道事公。不敢以此事累公清德。竊援馮驩市義之說。已爲公散之矣。文襄大笑曰。此真予之門生也。

趙昇朝野類要云。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再推用者。名起復。起復卽奪情也。今人以禪後卽吉爲起復者。誤。按唐時百僚罷而復用者。亦曰起復。

余曾夢一人。示以一聯。詩曰。漢廷有劍誅張禹。湘水無書弔屈原。未知何指。

海寧查氏僕婦。暑月露臥。一小蜈蚣入其耳。急以雞汁薰之。不得出。時覺耳中作痒。久遂無患。閱數月。忽

右臂皮肉間痒不可忍。按之則有物蠕蠕欲動。數日後。遂至手背間。因以刀挾之。一蜈蚣躍然而出。色微白。食血已飽。從耳入臂。踰月而人無所苦。大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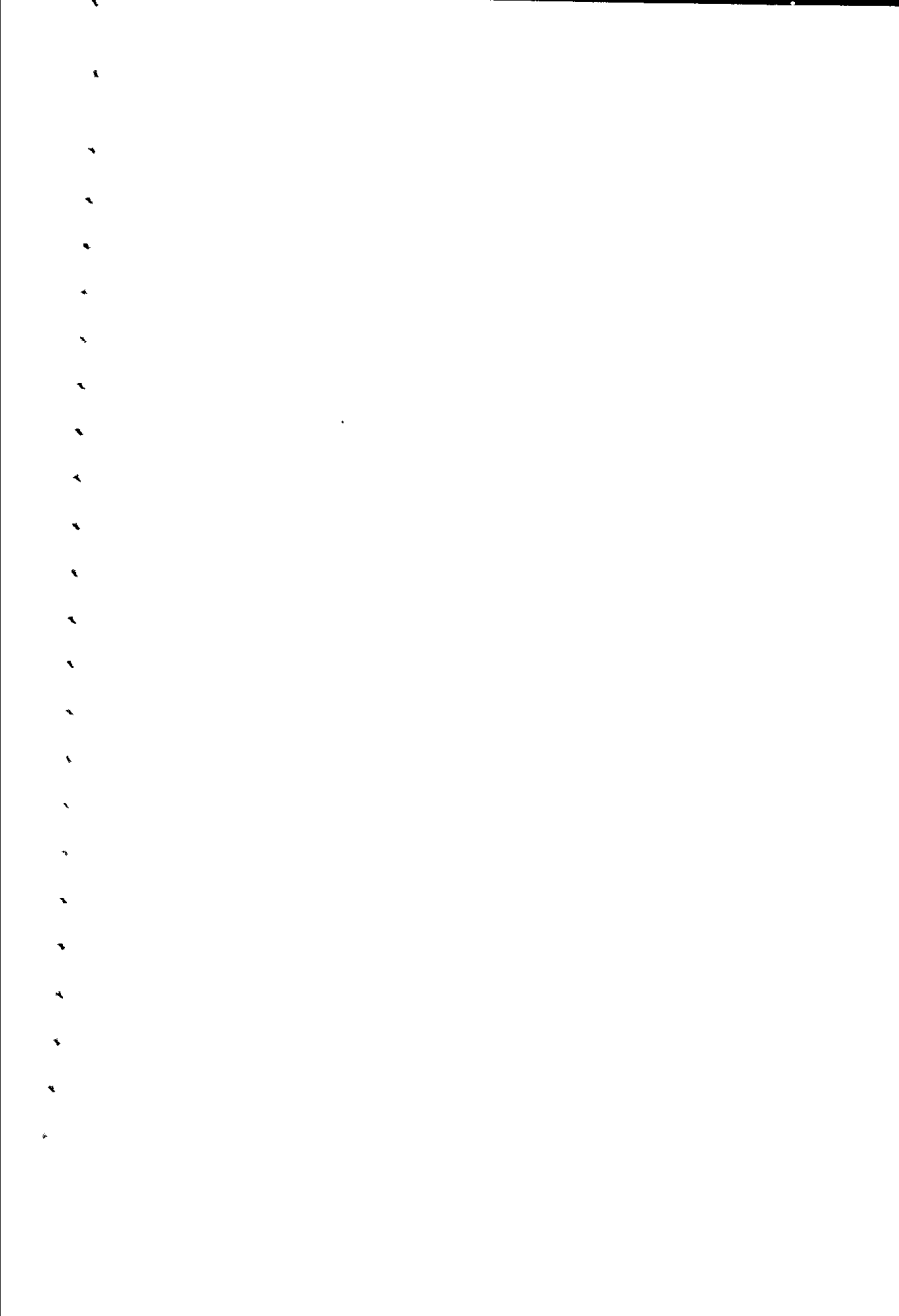
彭少宰羨門。少以長短句得名。所刻延露詞。皆一時香艷之作。至暮年每自出價購之。百錢一本。隨得隨焚。蓋自悔其少作也。余謂朱太史曝書亭集。其有功經史不少。而風懷二百韻。未免褻狎太過。兼實有其事。亦儘可刪也。

園花一郭姓者。忘其名。作詩送一友入京。其人短小。詩云。三尺驢兒三尺身。一鞭遙指帝城行。到京恰值端陽節。何處飛來大健人。

顏覲家僮名銀鹿。後侍魯公終身。

錫山杜太史雲川。詔江南名宿也。在木天時。某尙書家一青衣甚艷。集諸名士賦詩。約入格者相贈。太史賦簾波詩。有銀蒜瓊鉤之句。尙書大賞。竟如約。或贈杜一絕曰。銀蒜瓊鉤句欲飛。詩成親擁麗人歸。紫雲見惠徒虛語。笑殺居家舊紫微。亦佳作也。惜不得其名。

近日談詩者紛紛。市井庸奴。略知識字。便握管操觚。自命主持風雅。且有借選詩以射利者。江西一某姓者。徵詩吳下。其所選已刻大半。皆當代名公鉅卿。及奔走聲勢者。此人曾登弄珠樓賦一聯。高自稱許。後聞人誦之。不覺捧腹云。南湖水接東湖水。查浦山連澈浦山。由三十里海而一朝填沒。須得巨靈移山手也。



東臯雜鈔卷二

天下山水奇絕處。每多異人。有某姓者。曾與數友同遊黃山。別有一徑。草木陰翳。絕無人跡。諸人皆以日暮憚往。某獨褰衣直上。遂窮幽歷險。至山頂石室。有一老人獨坐室中。見某至。呼其名。詢以家事。且言曾與某曾祖交好。不知其子孫近已若是。至夜留宿石室中。與一鹿皮令寢其上。且謂之曰。飢時可於皮下覓食。某至中宵。果於皮下得桃棗數枚。食飽卽盡。天明徧覽室中。見石牀後有二劍插地。用力拔之。不能起。老者笑曰。此非子所能辦也。渴甚。老人令就室後小池飲。池僅數尺。一石板蓋其上。水清冽作酒香。中復有果數枚。自此飢渴卽造池飲水。食果隨盡。隨有。竟不知其何自而來也。留數日。忽有一物類猿猴。入室向老者作拜跪狀。老者揮令先往。因謂某曰。此處本一白猿所居。後爲異物侵占。猿與爭不勝。因邀子至此驅之。猿遂移入後洞。讓子居此。向者所見。乃此猿邀飲耳。子可同往。因攜之歷數嶺。遙望林木蔥鬱。中有白光閃爍。迨近。乃猿也。向老者跳躍敍語。老者爲言某乃吾故人孫也。近來謁吾。故與同造耳。猿出酒果與飲。暮復同返。老者謂某曰。家人索子已久。子可歸矣。某堅請留。老者曰。子有老母在。非其時也。贈一木杖。拔床後劍教之對舞曰。會此可以延壽。此後當於某年復會。其人乃覓徑而歸。至家。已失之數月矣。至某年大病。夢老人授以丹而愈。勉齋舅氏曾遇之燕京。時已九十餘。步履如少壯。往返數十里。不用

車馬近以薦舉入仕矣。

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之今云蠻夷猾夏取此義其說甚新。草木子曰物之牝牡一生不再交者虎也玳瑁也鴛鴦也鴛鴦古今多取其雌雄相守此理殊異不覺失笑。

石門曹氏明司李諱廣之後其首房饒於財而儉嗇每夜門戶必手自扃鐸一夕火起戶閣不得出全家十七口俱焚死惟少子外宿得免先是有衲僧坐其門化草鞋錢十八雙云可以解難主人堅拒不許廚下一嫗獨施錢數文後火起惟此嫗踰牆得免焚死者適如其數宋夏英公竦薨子安期奔喪至京師館中同舍謁見不哭坐榻茶囊如平時又不引客入奠人皆訝之戊戌年安期死數日子伯孫猶著衫帽接客無毀容愈肥澤焉近日世族子居喪有更甚於此者殆所謂喪心病狂者歟。

昔聞數士子於試前請乩仙仙至乃黃山谷也諸人以功名事欲得呂純陽問之相與更請未幾而稱呂至先書云諸君各飲墨汁一杯飲既大書云平時不讀書急來飲墨汁那有呂純陽依然黃魯直豈魯直滑稽果如是耶未知信否。

鮮卑謂被爲禿髮禿髮烏孤之先有名壽闔者產於被中因而氏焉見晉書。

吳虎臣漫錄引晉孫綽表哀作詩其序云自丁荼毒載離寒暑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昌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其曰敢冒諒闇之譏則雖人臣亦可以言諒闇也余按晉書山濤遭母憂武帝詔有曰山太常